

網路社會運動如何可能？ 一種時空視角的考察

蘇濤*

*蘇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候選人

《摘要》

伴隨著新媒體技術的躍進，興盛於網路空間（cyberspace）的網路社會運動，與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運動相比，是否依循了一條不一樣的邏輯路線？這背後的生成機制又是什麼？網路社會運動是如何可能的？為了尋求對網路社會運動的深入理解，本文從「在場」與「缺席」這兩個時空概念入手，通過比較考察網路社會運動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的時空關係、以及行動者及其關係，初步揭示了網路社會運動從「缺席」到「在場」，再到「缺席的在場」（absent presence）所經歷的時空變幻過程中，所依循的一種特殊的時空邏輯。

關鍵字：網路社會運動 在場 缺席 時空

壹、前言

二十世紀60年代中期以降，以考察西方社會不斷湧現的各種社會運動現象而逐漸興盛的社會運動研究，更多強調宏觀的「社會結構轉型」、微觀的「社會運動組織形態」和「動員背景」等問題（馮仕政，2003，頁68），而對於社會運動中的時空因素及其影響，並沒有給予過多的關注。直到90年代末以後，時空、尤其是「地域」和「空間環境」等因素才受到重視，並有逐漸加強之勢（趙鼎新，2006，頁257-260）。進入新世紀以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技術的迅猛發展為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增加了更大的推動力。而伴隨著網路時空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和融合，卡斯特（Castells, 2000/2000）所調的「網絡社會」¹（network society）已清晰顯現。由此，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運動也與網路搭上了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完全轉變為「網路社會運動」²。人們傾向於認為，「時空的分離」（網路交往活動突破時空對人的物理限制）是網路所呈現出的一大技術特徵。在這個意義上，時空因素之於網路社會運動，更加彰顯出其複雜的價值和意義。

在有關「網路社會運動」的研究中，學者們仍然沿用了經典社會學的路徑，更多地關注網路運動發生的動因、過程，甚至社會結構的轉化作用及對參與者的影響。這些研究思路無疑是切要而且易於操作的。然而，「網路社會」無論是作為「互聯網時代的整個社會」，還是作為一種「基於互聯網架構的電腦網路空間」（王曉霞，2010，頁109），抑或是一種「數位化的社會結構、關係和資源整合環境」（戚攻，2002，頁149），都需要我們對網路時代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在「時空關係」上的重新定序。那麼，時空邏輯就成了一個可用以分析網路社會運動的一個有力視角。循著這個視角，我們可以不斷追問：時空要素是如何通過新媒體技術發揮作用的？與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運動相比，網路社會運動表現出了怎樣不同的時空規律？新媒體技術之

於網路社會運動後果是什麼？

帶著這一系列問題，本文將把對時空關係的思考，從對「在場」與「缺席」概念的反思一直延伸到中國當下社會運動的現實語境，並希望借助一些案例分析，而不至於使這種思考變成一個純粹的思辨過程。

貳、「在場」與「缺席」的概念思辨

「在場」與「缺席」的概念在哲學上，以及在其他領域都有著不同的理論語境和具體內涵，而本文著重是從網路空間，尤其是傳統的社會運動在向網路社會運動轉變過程中的時空關係上來對其進行考察。從最簡潔的意義上來說，「在場」是指社會運動的行為主體在一個特定地域內的活動，這時運動發生的時間、空間是固定的，運動的空間（space）和地點（place）也是緊密聯繫的；「缺席」則是指社會運動行為主體的活動發生空間與時間是分離的，這不僅意味著整個活動行為遠離了行為發出雙方面對面的互動情景，而運動的空間和地點也產生了分離。

如果對「在場」與「缺席」的概念的理解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還遠遠不足以對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及其發生機制做深入探析。吉登斯（Giddens, 1990/2001）用「現代性」這個概念來提煉和應對我們所面對的急劇的社會變遷。他認為，發端於十七世紀的歐洲、主要作為一種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的現代性，其延續至今的一個主要特性就是社會與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地理位置）的緊密關聯。由於現代社會在時間和空間上完成了對傳統社會的延伸和超越，所以為了理解作為整體的現代性的特質，就必須深入考察現代社會制度對時間和空間的適應，即「在什麼條件下時間和空間被組織起來，並連接在場和缺場

的？」由此，「時間和空間的分離」作為一個現代性的核心問題或動力機制進入了吉登斯（Giddens, 1990/2001）的分析視野。吉登斯給我們的啟發是，對「在場」與「缺席」時空概念的考察，必須與現代社會的制度變遷結合起來，從而給予作為時空概念背景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以時空關係上的重新梳理和定位。換句話說，時空概念可以成為對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變遷的一個分析視角。

人類對時空概念的思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伴隨著這個過程的是科技的發展進步。牛頓認為空間是絕對的，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相對論的出現，則對此做了徹底的否定：「然而在廣義相對論中，情況則相當不同。這時，空間和時間變成為動力量：當一個物體運動時，或一個力起作用時，它影響了空間和時間的曲率；反過來，空間—時間的結構影響了物體運動和力作用的方式。空間和時間不僅去影響，而且被發生在宇宙中的每一件事所影響」（Hawking, 1998/2006）。在康德那裡，哲學家與科學家似乎達成了一致；康德認為，時空既不是絕對的，也不是相對的，而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先驗形式——就像你所戴的一副有色眼鏡，它給我們對世界的體驗賦形。賽博空間的出現，給我們帶來一種「超越人類生命發生於其間的地理空間或歷史時間的一種新的體驗維度」（De Mul, 2002/2007, p. 2），使得我們必須在康德的意義上反思時空關係，以及時空變幻之於社會實踐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現實意義。

參、缺席的在場：網路社會運動的發生機制及其關係

梅洛維茨（Meyrowitz）認為電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過其內容來影響我們，而是改變我們社會生活的「場景地理」，並以此影響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Meyrowitz, 1985/2002, p.7）。趙鼎新更具體的指出，

「空間的賦予性意義」和「社會行動的關係」問題一直是社會運動研究領域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這是因為，「人的分佈和居住形式以及他們對某一空間賦予的意義將會對人們的行為產生重要影響。」（趙鼎新，2012，頁247）時空關係之於傳統社會運動的影響可以在兩個方面啟發我們對網路社會運動的思考：一是網路空間的改變和變化一樣可以影響到社會運動；二是由於網路空間是不同於現實空間（時間、地點與事件的直接勾連）的「虛擬」³空間，這樣的改變勢必是顛覆性的，其背後的作用機制也必然大相迥異。

這裡借鑑了郭建斌對「在場」⁴概念的分析（郭建斌，2008，頁201），主要從網路社會運動的時空關係，以及運動中的「行動者及其關係」兩個方面來對網路社會運動的發生機制進行考察。這樣的分析思路，避免了使分析僅僅停留在技術邏輯的層面，從而在照顧到行動者實踐邏輯的同時，對新技術的社會影響進行考察。

一、在場與缺席：從傳統的媒介時空到網路時空

人類的發展史可以說是一部媒介技術不斷演進和超越的歷史，而媒介技術在形式上的最大特徵即表現為對時間和空間的征服。「在印刷術、照相術、電影，特別是電視發明之前，人類的視覺文化基本上停留在『現在』，即只能看到正在發生的事件」（閔惠泉，2000，頁107）。這時候，人們必須進行面對面的「在場交流」，即一方通過身勢和語音言說，另一方同時進行資訊的接受和回饋——人們的持續交流因此被限制在一定的時空地城之內。書寫和印刷的發明，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時間上的限度，不僅使我們能夠學習先人的知識經驗，還能使我們將知識經驗傳給後代，這也意味著人類開始超越面對面共同「在場」的時空結構。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印刷媒介時代，空間

仍然嚴重束縛著人類交流。因為，人與人之間的資訊交流（儘管已經開始脫離共同在場的侷限）還必須依靠交通工具來加以實現。大眾傳播技術特別是廣播、電視、電話等電子通訊技術的發明，真正突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度，把空間從地點中分離出來，從而使人類的資訊傳遞不再受地理的束縛。

「媒介事件」（Dayan& Katz, 1992/2000）是大眾傳媒時代超越時空結構的最典型代表。可以完成對一國、數國乃至全世界的「征服」的「媒介事件」所提供的是一種不在現場的「現場體驗」，不僅可能給通過電視媒介收看的觀眾帶來比在現場的人更全面和真切觀瞻，而且實現了在全球範圍內對「歷史的現場直播」，使人類便獲得了一種全新的、現代參與模式。所以，戴揚（Dayan）和卡茨（Katz）所謂的「媒介事件」，是傳統媒體所重構的時空關係的集中體現：它一方面突破了空間限制，使觀眾直接參與到事件的進程當中；另一方面也打破時間的限度，讓受眾以改變日常的生活規律為代價，投入到「表演」的收看當中。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儘管可以稱得上「人類傳播活動與視覺文化中的一次偉大變革」（閔惠泉，2000，頁107），「媒介事件」的發生並不是頻繁的，更多的作為一種「儀式」或「文化表演」，它需要動用大量資源進行提前的策劃、宣傳及對大眾的「邀請」。與之相伴的則是對人們正常活動與社會秩序干擾和對傳播資源的極大佔用。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說，傳統媒體對時空的突破是暫時性的、對時空關係的營造能力也是有限的。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不僅突破了社會生活的物理限制，而且對我們生活其中的傳統時空——物理空間結構和社會結構，進行了重新結構，進而營造了一個全新的網路時空。傳統意義的社會運動需要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作為載體，並由此體現為「空間的

賦予性意義」。而以網路為載體的網路社會運動，則是借助「時空分延」⁵機制形成的網路空間來實現。具體來說，表現為「時空分延」機制可以細分為相互聯繫的兩種類型：時空分離和時空伸延。所謂時空分離，即（與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運動相比）身體的物理在場和時間限制，不再成為運動成立必要的條件，網路社會運動由此完成了對時空障礙的突破和消除。與傳統社會運動相比，這也許是網路社會運動所發生的最大變化——固定的時間和地點不再是社會運動發生的前提條件，在現實世界中處於不同時空的人們可以通過一個共同的網路空間來發動，參與同一個具有相同利益訴求或價值取向的社會運動。

與時空分離緊密相連的則是時空伸延，伴隨著時空伸延的是全球化的過程。全球化「使在場和缺場糾纏在一起，讓遠距離的社會事件和社會關係與地方性場景交織在一起。」（Giddens, 1991/1998）過去人們所生活的特定時空——從屬於某個國家、某個地域，被互聯網連接成了一體，成為一個包羅虛擬和現實、過去和未來的網路時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地域所發生的事件或運動，一旦連接到網路上，就可能被輕易地放大為一個全球性事件。比如，近期的《KONY 2012》⁶、「蕩婦遊行」（Slut Walk）⁷等運動，雖然起源於一國，但通過網路的放大，在短時間內迅速成為聲勢浩大的全球性運動。

《KONY 2012》等運動與傳統意義上的「媒介事件」當然不能同日而語，因為它們發生的時空語境已經完全不同。在這裡，網路時空不僅使人類世界的一部分變成了虛擬環境，而且也使社會的發展和運動與虛擬的時空重疊在一起，二者的相互滲入，使得網路時空成為一種具有巨大實際影響的社會實存。網路時空對社會所帶來變化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媒體技術層面，不僅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正在催生出一種新的、現實社會與虛擬世界相互嵌入的社會互動空間。

二、「缺席的在場」：網路社會運動的行動者及其關係

（一）什麼缺席？什麼在場？

網路社會運動中的在場與缺席首先是指行動者身體的物理缺席，這是網路社會運動的第一個生成機制。雖然，在傳統的大眾傳播時代，作為廣泛、眾多而隱匿的受眾就開始了缺席的歷程，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受眾對媒介事件的全球參與。但那時受眾更多的是一種被動參與，他們對「重大事件」，沒有任何掌控能力。所以，大眾傳播時代的受眾缺席，可稱得上是一種完全的身體缺席。由於大眾媒體的互動管道有限並且資訊回饋不及時，很難成為哈伯馬斯所謂的可以平等參與、自由討論的理想的「公共領域」。這也使得傳統的社會運動理論更加注重對於「在場」的研究，強調「人的分佈和居住形式以及他們對某一空間賦予的意義」——即在場的互動和空間關係對人們的行為和社會運動產生的重要影響。甚至作為資源動員理論一部分的「凝聚力理論」更是認為：「只有當人群的空間分布形式和其同質性增強了該群體凝聚力的時候，它才對社會運動的動員有意義。」（趙鼎新，2012，頁248）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網路的時空分離特性使得網路行動者在身體缺席的同時，又把某種作為人的屬性重新投入到網路上（將在下文詳述），由此而形成了與傳統大眾媒體時代完全不同的身體缺席機制。這種新的缺席機制，使網路中的普羅大眾變成了有力的行動者，而不僅僅是被動的參與者。在新的身體缺席機制下，線民的行動力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社會效果大為改觀，這在由線民掀起的一波接一波的網路社會運動中體現的尤為明顯。

第二個缺席是網路社會運動行動者（現實）社會身份的缺席。這也是網路社會運動的第二個生成機制。「人是社會的人」，這句常常被我們掛在嘴邊的話的隱含之意是：作為社會人的行為、活動與其身份相配襯，既是身份的反映，也為這種身份所規制。網路時空的身份

缺席並不是說人的社會身份完全不會被帶到網路上，從而影響網路行為；實際上，這種身份往往會被作為一種資本部分甚至全部地帶到網路上。在微博上擁有大量粉絲（followers）和話語權的帳號大都是經過認證的明星、媒體名人、著名學者，這種現象所反映的就是社會身份對網路時空的投射或影響。但是，在網路時空中，身體的物理缺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人們社會身份的隱匿，由此而帶來效果是對社會身份規約作用的逃離：「社會規範不允許人們實現自我的多元組成，這種情況下人們的自我是『不完整』的，而電腦網路空間由於身體不在場的匿名化，使人們有可能實驗多元自我中的其他形式，從而擺脫社會壓抑」（Hamman, 1996）。仍然以微博為例，儘管主要話語權仍然掌握在擁有強大社會資本的「名人」手中，但與傳統媒體相比，這種新媒體形式所造就的網路時空，以極低的社會身份進入門檻，把千千萬萬個草根線民收攏其中。也正是在這個網路時空裡，線民作為整體所發揮的社會影響力正在顯現，並有超過傳統主流媒體的趨勢。由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發佈的《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2012）》顯示，微博已成為2011年輿情事件的第一大資訊源、占比20%以上。「在可預見的將來，微博或將直接改變中國社會生態和政治語境，讓強勢一方做事時不得不考慮民眾的反應，微博所推動的是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態平衡」（杜強，2012年4月14日）。

如果網路時空裏只有缺席，沒有在場，尤其是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當下的網路「奇觀」（spectacle）就不可能形成。那麼，從「行動者」的視角來看，又有什麼在場呢？雖然行動者的社會身份、尤其身體在某種程度上缺席了；但是，行動者的社會身份和身體又通過對自身表徵的多媒體符號化，實現了對網路時空的在場，這即是網路社會運動的第三個生成機制——行動者的「符號性在場」。網路時空裡流動的並不只是單純的、無意義的比特（Bit）資訊，更為重要的是附著在其上的意義和意義背後的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通過一些具體的例

子，我們或許能更好理解這一點。最形象的例子莫過於人們通過即時通訊工具（比如QQ、Skype等）的視頻聊天了，這時，雖然身體仍然是物理的缺席了，但身體的具象、音容笑貌都是以符號化的形式實現了在場。即便人們不使用視頻，而是使用文字聊天，人們也是以一種抽象的符號形式實現了在場。同樣，在網路社會運動中，沒有人認為自己面對的是一堆冰冷的資訊符號，人們所感受到的是通過符號所反映出來的社會脈動和社會情緒。行動者的「符號性在場」在促進人們獲得實質性的感受和互動的同時，還使得「缺席」可視化——將缺席的不利後果轉化為藝術性、娛樂性的體驗和效果。楊國斌從社會運動的情感動員角度，考察了網路事件的生成機制，認為諸如「山西黑磚窯事件」的悲情表達和諸如「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的戲謔表達是網路事件中的兩種主要情感動員形式（楊國斌，2009b）。實際上，無論是悲情還是戲謔，都是行動者的符號性在場，以及通過符號性在場對轉型期的中國所遭遇的貧富分化、貪汙腐敗、文化價值觀衝突等社會問題和社會現實的藝術性、娛樂性的表達和反映。

網路抗議、網路簽名、網路救助、網路揭黑、網路打假，甚至包括「人肉搜索」、網路「惡搞」等等，僅從形式上看，與傳統社會運動相比，網路社會運動似乎更加活躍和繁榮。這些繁榮的網路現象意味著，網路行動者必然是以某種形式參與或投入到網路社會運動中去的，也就是說，其作為人的某種屬性必然要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分離出來，嵌入到網路時空中去。否則，在網路中流淌的只能是一堆無意義的資訊符碼。身體缺席了，什麼又重新嵌入到網路時空中？「身體不僅是生理性存在，而且還是精神性的、文化性的、社會性的存在，是人存在於世界的實體表徵，身體總是社會身體」（金萍華、芮必峰，2011，頁15）。正如我們不能脫離了社會的存在意義來討論「人」的概念一樣，我們也不能脫離了社會的存在意義而單純地討論身體。儘管由於網路時空的分離、身體的缺席和社會身份的隱匿，很

容易使得我們對網路中人的主體性產生了懷疑。但無論是網路中漫天飛舞的符號，還是蘊藏其中的社會情緒，其所展示的都是人的主體性在場，都是作為社會的人在網路時空中對自我的張揚。網路中的互動也仍然是人與人的互動，體現了社會關係在網路時空中的再脈絡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作為主體的）身體是在場的。儘管網路中的人的主體性和互動是被符號所表徵的，但行動者的主體性（依然）在場，這也是網路社會運動的第四個作用機制。

（二）缺席的在場：作為一種網路社會運動狀態

綜合前文所述，我們可以清晰感受到的是，無論是缺席還是在場，網路社會運動的生成機制，始終伴隨著一個作為社會的人對網路的不斷嵌入與抽離的過程。嵌入即作為人的感情、思想、理念、利益訴求、甚至社會關係、社會身份被嵌入到網路社會中，從而完成了個人在網路空間延伸和重塑；抽離即人們在嵌入網路之時，並不是把作為社會人的全部屬性都投射到網路中，而是有所保留和選擇的把某些屬性投射到網路中，同時把另外一些屬性抽離出來。嵌入和抽離的過程一方面同網路時空的在場與缺席機制相互形塑，另一方面也呈現出網路社會運動的特殊狀態。因為存在著在場與缺席的機制，也因為存在著行動者嵌入和抽離的過程，所以，網路社會運動中的行動者既非缺席——身體的物理缺席並非意味著人的主體性缺席，又非在場——行動者把作為社會人的諸多要素，根據需要進行排列組合，部分而不是全部、臨時而不是永久投入到網路時空。

那麼，網路社會運動中的行動者以及網路社會運動，到底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和關係呢？網路時空將物理空間和虛擬場所相分離，從而重構了傳統意義上的時空關係。正如前文所述，被重構的時空關係既非在場又非缺席，而是一種全新的在場與缺席的關係——「缺席的在場」（absent presence）——即一方面物理意義上的在場不再是實

施網路行為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行動者通過嵌入和抽離的過程，實現了對網路社會運動的重新在場和掌控。

傳統的社會運動存在著兩種極端狀態，即沉寂不動和激烈反抗（即革命）。無論在什麼時代，這兩種極端都是一種非常態，而在這兩種非常態之間的是無論在時間上和數量上都大量存在的常態——即「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形式。與傳統社會運動相比，網路社會運動不存在「沉寂不動」，似乎也很難稱得上有「激烈的反抗」（革命）的狀態，而更多的呈現為一種此起彼伏、綿延不絕的運動流——即我們本文所描繪的「缺席的在場」。

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下，「缺席的在場」不僅契合社會運動的邏輯，也有著明顯的現實表現。由於現實社會中政治參與機會的功能性缺失，人們只好湧向網路，中國的網路社會運動也由此呈現出一番風起雲湧的別樣景觀。儘管仍然存在著嚴格而精密的互聯網管控，儘管中國的網路社會運動更多停留在網路話語的層面上而無法走向線下，但作為潛在的政治參與管道和公共空間，互聯網對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滲入、以及由此帶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在這個意義上，也使得「缺席的在場」的網路運動方式不僅表現為中國社會運動的最常態，而且實際上作為了人們的「日常抵抗」形式。

肆、時空的視角：網路社會運動的實踐考察

美國社會學家吉特林（Gitlin）曾經說過，「直到今天，所有的運動（或許是所有政治）面臨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便是對大眾媒介的依賴」（Gitlin, 2003/2007, p.6）。然而，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這個判斷的是否依然準確就很令人懷疑了（當然，這裡還有對「大眾媒介」重新定義的問題）。賽博空間——這個由互聯網技術所營造的虛擬環

境，在無可爭辯地成為人類世界的一部分的同時，也使社會的發展、運動與虛擬的時空重疊在一起。那麼，互聯網的出現，是否已經永久性地改變社會運動的所依循的傳統邏輯？任何過早或者過於武斷的判斷，都會使我們陷入新技術的迷思。為了超越技術的迷思階段，我們需要對網路社會運動給予更多的客觀觀察和理性反思。而時空變幻，無論在直覺的感觀上、還是在邏輯層面上來看，都是應該得到重視和深入思考的時代現象。在現象考察的基礎上進一步追問，網路社會運動的時空變化，尤其是前文所揭示的「缺席的在場」的時空機制，給網路社會運動乃至整個社會發展帶來或者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

一、網路「公共領域」？

與以往任何通訊系統和技術系統相比，開放性無疑是互聯網的最大特性。這種開放性體現在互聯網基礎架構、數據傳送方式、網路通訊協議和知識結構等諸多方面。在開放的特性下，網路主體間的關係就呈現出更多的交互性，人們的創造力和個性進一步得到釋放和開發。與傳統媒體不同，網路的使用者不是被動的接受資訊，而是主動的選擇和控制資訊，這不僅提高了人們的參與熱情與創造力，同時改變了傳統的時空觀念，為人們跨越時空的交流互動提供了可能，讓人們在全球的範圍進行傳播交流活動。

開放的互聯網對個人和社會產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一種新的傳播形態的出現，更體現為一種新的網路空間或社會互動空間的生成。開放就意味著公共性，所以，這個網路空間在理論上也是一個可以自由進出、自由參與的公共空間。開放的網路再加上「缺席的在場」機制賦予了人們參與社會運動便捷的管道，也

的確促使人們迸發出空前的參與熱情。線民們可以不再需要在現實世界中呼號奔走，只需要輕點一下滑鼠便完成了一次對社會運動的實質參與，甚至發動。論壇上動輒上千次的跟帖，微博上動輒上萬次的轉發，便是網路時代人們參與社會運動的展現。正是由於人們對網路社會運動的創造性參與，各種網路空間形態，如BBS、網路社區、郵件組、社交網站、博客、播客、微博等等網路空間平台異常活躍，成千上萬的人們流連駐足其中日夜不息，或表達或抗爭，形成了一個獨立於現實世界之外的公共空間。

哈伯馬斯（Habermas）提出的「公共領域」（Habermas, 1991/1999）概念，意指一種介於市民社會的私人領域與國家公共權力領域之間的公共空間。人們聚集在這裡自由地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通過形成某種接近於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來影響政治行動，並最終維護社會的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在哈貝馬斯的意義上，公共領域的規範形態是指出現於17、18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以面對面口語交流為主的傳統言語交往形式。對於後來出現的大眾傳媒，尤其是廣播、電視對於公共領域的作用，哈貝馬斯持悲觀態度，特別憂心於大眾消費對公共領域的侵蝕。網路時空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網路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立刻使人們為之產生了美好的遐想——寄望網路時空能夠充當起公共領域的角色，復興在哈貝馬斯眼中已經衰減的公共領域，促進社會民主政治進程。

網路時空的興起能否復興公共領域？或者說，網路公共空間能否發育成為一個理想的網路「公共領域」？對此，存在著諸多質疑。網路的烏托邦色彩、非理性文化、資訊不平衡、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等等都為質疑者留下了口舌。另外，至少在現階段，除了佔據技術性因素的高地以外，社會體制的制約、商業資本滲透與權力的宰制，都似乎成為構建理想公共領域過程中難以逾越的鴻溝。然而，在有關公共領域的討論中，需要結合特定的情景線索，因為你無法給包

羅萬象、存在異質性和矛盾現象的網路輕易下一個統一的判斷。網路無疑是一個公共空間，但同時它也是一個私人的領域，因此基於不同的觀察視角，必定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循著以上思路，可見新興的網路時空作為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在公共討論、利益表達、社會互動等方面發揮著傳統媒體不可比擬的作用。這一點，在中國的語境下顯得尤為重要。事實上，由於現實社會中政治參與機會的功能性缺失，中國的社會運動也越來越多的與互聯網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或者直接通過網路（Internet）的形態呈現出來。這也充分說明，通過互聯網來監督權力、表達利益、傳播思想已成為中國社會的普遍現象和訴求。

賽博空間及其時空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國互聯網及其運動的興盛。處於嚴格管控之下的互聯網，仍然有可能成為中國目前唯一可行的政治參與管道和公共空間。由此，互聯網對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滲入，以及由此帶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將是社會變革的最大希望。如此來看，把網路時空作為一個處於發育成長階段的公共領域，也許並不為過。

二、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網路的組織動員力量

卡斯特認為互聯網塑造的「新溝通系統徹底轉變了人類生活的基本向度：空間與時間。地域性解體脫離了文化、歷史、地理的意義，並重新整合進功能性的網路或意象拼貼之中，導致流動空間取代了地方空間」（Castells, 2000/2001, p.465）人類生活的這種從地方空間向流動空間的轉變過程，正是建立在網路「缺席的在場」的時空機制之上。而「缺席的在場」之於社會的——正如卡斯特所言——是一個「地域性解體」和「重新整合」的同時並進的過程。這一過程也使得

網路的組織動員能力大為提升——即同時具有了「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時空組織能力。所謂「去地方化」，即網路社會運動對傳統地域的突破；而「再地方化」則是網路時空之於地域性社區重組和自組織的作用。

網路社會運動對地域性的突破，並不僅僅意味著較之於傳統社會運動，網路社會運動更不易受地理空間的阻礙。在更大的意義上，這種突破帶來的是一種跨時空的組織能力，即通過對地域的突破達到去地方化的效果。

2008年春天是中國的「多事之秋」：部分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歪曲報導，奧運火炬傳遞在倫敦、巴黎以及三藩市無禮受阻，CNN主持人卡弗蒂惡意攻擊中國人民…這使國民尤其是年輕人的情緒收到了強烈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MSN的「紅心運動」開始發起，並在短時間內得到了廣大線民的積極回應。2008年4月16日起，一顆紅色愛心加上「China」簽名檔格式開始在MSN流行，「MSN名字前面請加(L) China，支持2008北京奧運會」，「MSN名字前面請加(L) China，讓全世界看到華人的團結」…類似這樣的消息通過MSN圈子迅速蔓延，據《瀟湘晨報》報導，截至4月20日，已有700萬的MSN用戶掛上這種「紅心」簽名，這場規模廣大的簽名行動也被媒體稱為「紅心運動」（彭蘭，2010，頁157-158）。

「紅心運動」案例展示的，正是網路的組織動員力量。傳統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不僅受制於特定的物理地域空間，也受制於組織的形態和組織的動員能力，因而更容易被全面監管和限制。這一點，在極權國家的社會語境中——其往往擁有精密而嚴格的社會監管體系——顯得尤為明顯。而大多網路社會運動並沒有一個位於中心的組織者和發動者，其資訊的傳播更不會侷限在某些物理地域。這些都大大增強了其動員和組織的隱蔽性，從而降低被監控的可能性。另外，在

Web2.0時代，豐富而多樣的傳播形態所蘊含的傳播範圍和傳播能量，也是傳統社會運動所無法比擬的。「紅心運動」的傳播載體是主要作為人際傳播工具的即時通訊——MSN。每一個個體的人際網路看似微小，而且存在於這些人際網路中更多的是一種弱關係連接，「但是，在特定條件下，這些弱關係鏈條會被啟動。通過一對一的關係鏈條的『接力』，這個巨大的社區中所有成員的共同意識或行為仍然有可能被喚起，或者表現出很強的群體效應，也能產生大眾傳播的效果。」而且，這種「擴散的基礎是每一個一對一的互動鏈條，由於這個鏈條上連接的是熟人，因此在情緒與意見的傳遞方面會更有效」（彭蘭，2010，頁158-159）。

正如前文所述，網路社會運動的「去地方化」的地域突破和「再地方化」的地域性社區重組和自組織是一個同時並進的過程。「無論是『網路社區』觀念還是虛擬社區，它們一方面確實超越和克服了地域的限制，在大範圍組織社會網路，但另一方面從邏輯上不排除在地方上的社會網路的建構和社會行動的組織。也就是發揮一種『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的時空重組效應」（鄭中玉，2008，頁138）。根據趙鼎新的觀察，組織性較好的社會運動的動員方式，不大可能以人群集居而形成的空間環境為基礎，原因在於這個國家有著健全、獨立於國家的社會中層組織，可以更為有效地進行動員活動；相反，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中層組織的發育不良，這個國家大多數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必然將以空間環境為基礎（趙鼎新，2012，頁253）。在中國，由於社會中層組織的生存空間有限，很難肩負起社會動員的作用。於是，有著很多共同利益訴求並在空間分布上較為集中的居民社區（尤其是一些商品房住宅社區），就成為「再地方化」重組的最典型代表。

謝靜通過對上海一些居民社區的社區網路論壇研究後發現，這些論壇上不僅提供大量與社區有關的實用資訊，還經常就社區居民利益

相關問題展開討論。她因而認為，與許多建立於網路基礎上的虛擬社區不同（由於脫離了地域的限制而成為抽離日常生活的媒體），以地域為基礎的社區網路論壇：一方面為脫離具體地點的交往互動提供了條件，又為居民的社區參與提供了新的參與方式和便利途徑，形成新的社區認同；另一方面，「由於擁有具體的地域指向，社區網路論壇又可以通過與現實社區的互動而將自己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從而成為社區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謝靜，2010，頁107-110）。由此可見，在網路社區與現實社區的雙向嵌入過程，不僅實現了虛擬的交往和現實交往的相互促進，更難能可貴的是，它也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社會動員機制。

伍、餘論

在本質上，時間和空間都是虛擬的思維感覺。時間無法有意義地跟空間區隔開來，時間性的經驗也與一個接一個的在場體驗緊密聯繫。於是，人們更傾向於把時間和空間聯繫在一起使用，乃至於出現了作為一個整體範疇的「空間——時間性」（patio-temporality）。近代物理學也認為，「時間和空間不是獨立的、絕對的，而是相互關聯的、可變的，任何一方的變化都包含著對方的變化。因此把時間和空間統稱為時空，在概念上更加科學而完整」（時空，無日期）。儘管如此，作為一個分析維度，我們還是忍不住要問：時間是如何作用於在場與缺席交互往返的網路時空的？時間機制對網路社會運動發揮著怎樣影響和作用？其作用機制又是如何發生的？這些問題都是本文在有限的篇幅裡所沒有、也無法回答的。

其次，大眾傳媒與網路之於社會運動也是一個同時的、多維的存在和影響。大眾傳媒與網路時空的互動以及二者對網路社會運動交叉的影響，（至少在當下）也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因素。

最後，或許也是最大的問題在於：無論在場還是缺席，網路中的人及其行動都無法完全脫離人類身處的社會結構性因素。而本文在對網路時空機制的分析未能充分反映這種社會的結構脈絡。

由此，必須承認的是，本研究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著不足：一是在更多地突出了空間概念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對時間的維度分析；二是缺少對大眾傳媒與網路交叉影響的考察；三是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宏觀的社會結構背景。不過，這些缺憾也暗示了新的研究方向，可以成為進一步認識網路社會運動此一特殊社會現象的著力點。

網路時空遍佈著許多看似互相矛盾的現象令人困惑不解，而迄今為止，人們對於這些現象的分析也基於不同的觀察視角而大相徑庭。或許，正是異於傳統社會的「在場」與「缺席」時空機制，造就了網路時空中那些看似相互矛盾的現象和人們對其的不同解讀。作為這些紛繁複雜現象背後所隱含的一個邏輯——「在場」與「缺席」的時空機制——也在提示我們，網路時代的社會發展不會給我們指出一個單純而清晰的面向。這是因為，網路時空所蘊含的邏輯本身就埋藏了各種矛盾和衝突的伏筆。所以，在有關網路社會運動的研究中，需要將目光更多地投向這種特殊邏輯本身。當然，我們很難一蹴而就地完全明瞭網路社會運動的特殊邏輯，但對諸如時空機制的竭力揭示，顯然有助於我們理解網路社會運動乃至網路時空中的各種似是而非的矛盾現象。

註釋

1. 卡斯特的「網絡社會」概念不僅突出了資訊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更著重指涉由資訊技術所引發的社會結構形態的變遷。
2. 在不同的語境下，這一概念分別被研究者用「網路公民運動」、「新媒體事件」或「網路群體事件」等詞語加以表述。在本文中，筆者認同楊國斌的觀點：即網路公民社會首先是公民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次，網路公民社會並不包括所有的網路上的社會形態和行為（如發送電子郵件等私人領域的活動和網路上的犯罪和恐怖組織活動），而主要是指在互聯網上開展公民行動的個人和群體，以及這些公民個體群體或組織，為維護或爭取公民權利和利益而展開的公民行動。網路社會運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網下的社會運動組織把互聯網作為資源動員的手段或進行宣傳抗爭的平臺；另一類是直接發生在網路空間的社會運動或行動，如網路抗議、網路簽名、網路捐款等等。目前西方學界更關注的是前一種網路運動，如各類社會組織對互聯網的利用。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看重互聯網的動員作用，把其視為一種不可替代的動員資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網路運動的基本特點」。而在中國，情況卻有所不同，「如今，這類基於BBS 和網上社區的網路事件，雖在西方已經式微，在中國卻聲勢日隆，構成中國大陸網路文化的重要特色。」（楊國斌，2009a，頁14-15）基於中國網路運動的特色，本文對「網路運動」的界定，更多的局限在後一種情況，即直接發生在網路空間的社會運動或行動。當然，這裏並不排除網上的運動最終走向網下的可能。另外，關於網路社會運動的兩種分類實際上還隱含著兩種網路之於社會運動的不同觀念，前一種把網路作為社會運動可資利用的工具；而後一種則把「網路」和「社會運動」作為一個整體社會現象來加以對待。在這一點上，筆者也認同後一種觀念。
3. 「虛擬」這個詞語本身及其所指稱的現象都是需要我們做深入探討問題，限於文章篇幅，在此僅做一些觀點性的陳述。「虛擬是一種真實(an objective reality) …虛擬一詞在中國文化中指不符合或不一定事實的，假設的，但英文中的Virtual(虛擬) 一詞，其意義卻相反。它是指實質上的、實際上的、事實上的(almost what is stated; in fact thought not officially)。（威攻，2002）」本文在運用「虛擬」一詞時，更多的是在英文“Virtual”的意義上來指稱與現實存在相對應的那種虛擬的社會存在。
4. 郭建斌的「在場」(locatedness)概念，與本文的「在場」(presence)概念有著不同理論語境和理論指向，但其對時空因素的重視，尤其是他在運

用該概念時的分析思路為本文所借鑑。

5. 「時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原本現代性論域下的一個概念，本文對該概念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抽離了其原來理論語境，而更多地在語義層面對其加以闡述。
6. 「科尼2012」：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B0%BC_2012。
7. 「蕩婦遊行」：<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5%A9%E5%A9%A6%E9%81%8A%E8%A1%8C>。

參考書目

- 王曉霞（2010）。《現實與虛擬社會人際關係的文化探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田禾譯（2011）。《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尚志軍譯（2002）。《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原書：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杜強（2012年4月14日）。〈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中國已進入危機常態化社會〉，《南方都市報》。取自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4/14/13880491_0.shtml
- 金萍華、芮必峰（2011）。〈身體在場：網路交往研究的新視角〉，《新聞與傳播研究》，5: 12-16。
- 胡正榮、張銳譯（2007）。《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Gitlin, T. [2003].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1）。《網絡社會的崛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Castells, M.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Volume I of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時空〉，《維基百科》，（無日期）。上網日期：2012年6月4日，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B6%E7%A9%BA>
- 曹衛東等譯（1999）。《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原書：Habermas, J.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Boston: The MIT Press.)

馮仕政(2003)。〈西方社會運動研究：現狀與範式〉，《國外社會科學》，5: 66-70。

郭建斌(2008)。〈在場：民族誌視角下的電視觀看活動——獨鄉田野資料的再闡釋〉，《傳播與社會學刊》，6: 193-217。

麥永雄譯(2007)。《賽博空間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De Mul, J. [2002].

Cyberspace odyssey. Dutch: Klement.)

麻爭旗譯(2000)。《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原書：Dayan, D., &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彭蘭(2010)。《網路傳播案例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戚攻(2003)。〈網路社會的本質：一種數位化社會關係結構〉，《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148-151。

許明賢、吳忠超譯。《時間簡史：插圖版》。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原書：Hawking, S. [1998].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New York: Bantam.)

閔惠泉(2000)。〈我們都在見證歷史——《媒介事件》中譯本序〉，《現代傳播》，1: 107-108。

楊國斌(2009a)。〈互聯網與中國公民社會〉，《二十一世紀》，114:14-25。

楊國斌(2009b)。〈悲情與戲謔：網路事件中的情感〉，《傳播與社會學刊》，9: 39-66。

趙旭東、方文、王銘銘譯(1998)。《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三聯書店。(原書：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趙鼎新（2012）。《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鄭中玉（2008）。〈溝通媒介與社會發展:時空分離的雙向緯度——以互聯網的再地方化效應為例〉，《黑龍江社會科學》，1: 136-140。

謝靜（2010）。〈虛擬與現實:網路社區與城市社區的互動〉，《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12: 107-111。

Hamman, R. (1996). *Cyborgasms: Cybersex amongst multiple-selves and cyborgs in the narrow-bandwidth space of America Online chat rooms*. Unpublished Master'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ssex. Available: <http://www.socio.demon.co.uk/home.html>.

How to Make E-Movement Come True? An Investigation of a Space-Time Perspective

Tao Su

Abstract

The new ICTs is experiencing an unprecedented rapid growth nowadays,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social movements, does the e-movements which flourished in cyberspace follow a different logical route? What i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e-movement? How to make E-movement come true? by Comparing the e-movements with the traditional social movements in space-time characteristic, actor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wo space-time concept— “presence” and “absence” and eventually reveals a special law of the e-movements, which experiences the process of time and space conversion starting from “absence” to “presence” and finally to “absent presence” .

Keywords: e-movements, presence, absence, space-time